

# 公共圖書館的教育功能

##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the Public Library

宋建成

Chien Cheng Sung

國家圖書館副館長

Deputy Director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摘要 Abstract】

本文係從圖書館事業發展史的角度，探討公共圖書館從文化功能步入教育功能，教育目標始終沒有改變，即使公共圖書館有其他功能的擴張，但也是為達成教育目標。文化的功能除了保存文化遺產外，並不彰顯，惟有將教育的功能，視為履行其文化的角色，始能清楚定義文化的功能。

Education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public library. Accordingly, the functions of the public library have been expanding from cultural function to educational function.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process the public library has experienced to carry out its educational function. Apparently, cultural function can not be clearly defined without the fulfillment of its educational role, in addition to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關鍵詞：公共圖書館

**Keywords : public library**

### 一、圖書館起源與文化功能

「人類與書籍」、「圖書館與社會」這兩個主題毫無疑問是屬於精神文明的。交流和傳播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

的基礎。文字的發明是人類文明史上一個重要里程碑，從此可以記錄語文，克服語文表達和傳遞方式受時間、地點限制，既不能傳遞很遠，也

不能詳盡、準確地相傳。有了文字，還必須附在某種物（媒）體上，遠古的人們，幾乎在一切可用以刻劃或書寫的物體上刻劃或書寫文字。龜甲、獸骨、陶器、青銅器、石頭、木版、竹片等等，都用來作為文字書寫的物體。後來逐漸集中用竹木，再後又有縑帛，最後才發明了紙，紙就逐漸成為書寫文字的唯一媒體。遠古的人們用文字記載其經驗、知識，最初是為了幫助記憶、避免遺忘，以作處理實際事務時的參考。

商周春秋時期，各國為了有利於統治人民都設有「史」官，其職責是掌管紀錄當時的政治大事，統治者的言論行爲，以及保管這些紀錄，並在需用時提供這些紀錄。這些紀錄都是為提供統治者處理日常事務時參考，其性質相當於今日的「檔案」。但是，不久以後，人們認識到利用這些紀錄下來的材料，可以用來作為教育後一代之用，這樣，這些紀錄就變成了傳播經驗、傳授知識的工具。隨後始出現了專門傳授知識，供人閱讀的著作。

這些用文字紀錄的媒體累積到一定數量（日益增多）時，就產生了如何收集、保存和使用的問題，圖書館由此應運而生。

我國是世界文明古國，圖書館起

源可以追溯到遙遠的古代。距今三千五百多年前的殷商時代已有甲骨作為紀錄的媒體，集中貯存於殷都宗廟的窯窟穴中，由史官（卜人）專司管理，大體上按朝代排列。在1936年於河南安陽小屯村附近發掘出土甲骨檔案17,096件（其中完整龜甲近300版），據認為是武丁時期的一個檔案庫。史記記載，老子曾任周朝「守藏室之史」，掌管三皇五帝的典籍。

世界上其他文明國家，如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等國家，很早就用羊皮、紙草、泥板等作為紀錄知識的媒體。考古學家在伊拉克巴格達南部尼普爾一個寺廟廢墟附近發現許多刻有楔形文字泥板文獻，上面刻有詩、祈禱文、神話、天文資料等等，這是迄今人們所知道最早（約公元前30世紀上半葉）的圖書館遺蹟之一。公元前七世紀亞述國王巴尼拔在首都尼尼微宮廷裏就建了很大的圖書館，所藏泥板文獻約2.5萬塊之多，它們按不同主題排列，在收藏室入口和附近的牆壁上還存這些泥板文獻的目錄。其內容有各種宗教銘文、文學作品、天文觀測紀錄、醫學、數學、化學、植物學及其他科學著作，也有歷史文獻、條約、法律、書信、命令以及王室的經濟報表、房屋和溝渠建築報告等。

因此，圖書館收藏圖書文獻，是社會賦予圖書館的社會職責。圖書館的功能是由於文獻增多，需要對它們進行整理保存和利用，擔任保存文化、流傳和傳播文化的重要職責。文化是一種符號的累積，一代人在歷史的長河中只是一閃而過，但是文化的累積可以幾百年，甚至幾千年，而文化的累積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賴於圖書館。圖書館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傳播機構，一方面藉著量的累積而使文化得以世代流傳，圖書館透過擴大圖書交流管道及傳播面，使圖書傳播成為一種社會事業；一方面藉著質的提昇，圖書館在知識傳播的過程，也是一種進行社會教育，開發心智（活動）資源的過程；人們總是利用圖書館獲得前人累積的知識，同時又不斷注入新的知識創造新的成果。

## 二、公共圖書館與教育功能

西方近代圖書館起源於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時期，十七世紀中葉英國工業革命，大機器的生產方式需要工人掌握大機器生產的技術工藝，新興的中產階級不但提倡普及學校教育，而且興辦近代圖書館，以提高勞動者科學文化知識，教育開始普及到平民。十九世紀初，公共圖書館得到了確立和發展，它具有向所有居民免

費開放，經費來源來自各級行政機構的稅收，設置和管理具法律保障的特徵。近代圖書館的主要標竿是公共圖書館的建立，歐洲一些國家的圖書館便紛紛從皇宮、教堂轉向社會開放。英國於1850年頒布了建立公共圖書館的法令，1852年曼徹斯特建立了第一所公共圖書館，到了1900年英國共建立了300所公共圖書館。美國於1854年在波士頓建立了公共圖書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歐美各國都先後建立了公共圖書館，使廣大民眾能夠普遍地利用圖書館的藏書。

古代文明策源地的我國，雖然圖書館事業淵遠甚長，自殷商以來，尤其在紙張及印刷術發明以後，除了歷代王朝的皇家圖書館外，私人藏書、書院藏書、寺觀藏書也相當盛行，累積和保存了大量的文獻典籍，對文化的持續發展有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促進當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也為近代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奠定基礎，但它的特點是以收藏為主，不重視使用；僅為少數人所享有，不對廣大民眾開放。1840年鴉片戰爭及五口通商以後，受西方列強文化的衝擊，學習西方科學文化的思潮日漸興起，西方向社會開放的公共圖書館也到了我國，傳統的藏書樓逐漸趨於解體。清同治光緒年間，提倡維新變法

的學者及朝臣都曾介紹西方圖書館事業及對大眾開放措施。

自甲午戰役以後，時論盛倡新政，群議興學，各省藏書樓，遂得先後設立。康梁等人為開啓風氣，特別重視民眾教育問題，所創立維新運動總機關——強學會，最初舉辦的兩件事就是辦報和設立圖書館。梁啟超主編的「時務報」創刊號就提出「泰西教育人才之道，計有三事：學校、新聞館、藏書樓」。1904年浙江徐樹蘭仿效西方圖書館的章程，開辦了向社會開放的「古越藏書樓」，藏書七萬餘卷，是我國最早建立的第一個公共圖書館。同年我國最早以圖書館命名的公共圖書館——湖南省圖書館成立。1909年學部奏建京師圖書館，1910年清廷頒布了「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1912年京師圖書館正式開放，隨後各省紛紛設立了公共圖書館。究清末及辛亥革命前後，由藏書樓轉型為近代公共圖書館的過程，乃經有識之士提供了國外圖書館發展情況，改變了傳統重典藏輕利用的觀念，從而使國人重新認識了圖書館的新功能，茲列舉朝野言論數則：

(一) 湖南巡撫龐鴻書奏稱：「查東西各國都會，莫不設有圖書館，所以庋藏群籍，輸進文明，於勸

學育才，大有裨益。」(奏建湖南省圖書館)

(二) 兩江總督端方奏稱：「竊維強國利民，莫先於教育，而圖書實為教育之母。」(奏建江寧(南京)省城創立圖書館)

(三) 梁啟超「論圖書館與開進文化一大機關」，列舉圖書館八點功用為：1. 使現在學校教育之青年學子，得補助其知識之利也；2. 使凡青年志士，有不受學校教育者，得知知識之利也；3. 儲藏宏富，學者欲查故事，得備參考也；4. 有使閱覽者，隨意研究事物之利也；5. 有使閱覽者，於頃刻間，得查數事物之利也；6. 有人皆得用貴重圖書之利也；7. 有使閱覽圖書者得速知地球各國近況之利也；8. 有不知不覺使養成人才之利也。(日本橫濱創辦清議報第17期)

清光緒宣統時所經營的圖書館事業，雖不能以近代圖書館的觀念加以詳斷，然而其於普設圖書館為啓發民智的機構，已具有近代所謂社會教育的功能。而其在圖書館立法、設立、教育、分類上，亦足為近代圖書館啓新，而居於一種承先啓後的地位。

自鼎革以還，民國初，教育部特設社會教育司，與普通及專門兩司並立，此係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因在歐多年，有鑒於各國社會教育的發達，

我國民眾失學的占大多數，以此立國危險很大，遂竭力提倡社會教育。蔡氏曾說：「教育不專在學校，學校之外，還有許多機關，第一是圖書館」。圖書館遂隨其他社會教育的設施，漸受注重。民國4(1915)年10月教育部頒布「通俗圖書館規程」，復公布「圖書館規程」，以「儲集各種圖書，供公眾之閱覽」為旨趣。

當五四以後，新文化運動勃然而起，求知的慾望，普遍於全國，於是現代圖書館的經營方法也被介紹到我國來了。一時各大學圖書館，都聘請專家，從事改革，而河南、江蘇、浙江、湖北、廣東等省的省立圖書館，也都著手改用新式方法，現代圖書館在我國熱烈的開始。

人們將自1904年至1911年的七年期間稱為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萌芽時期。民國3(1914)年全國有省級圖書館18所，其他如學校圖書館和專門圖書館紛紛建立。民國8(1919)年至16(1927)年全國各類型圖書館發展至502所，其中公共圖書館259所(51.6%)。民國25(1936)年全國有圖書館5,196所。這一時期的圖書館引進西方圖書館技術與管理方法，收集我國古籍及國外各種書刊，圖書館趨於利用功能，對社會大眾開放。

圖書館的教育性，主要表現在它

是學校教育的一種補充，是社會教育的支柱，是讀者自學的場所。圖書館教育的特點是通過廣大讀者借閱圖書來傳播知識，提高讀者的水準，使讀者受到教育。

### 三、現代公共圖書館與資訊及教育的功能

公共圖書館事業最發達的美國，公共圖書館的功能，在波士頓公共圖書館成立之初，是很重視「文化」角色，不僅要保留國家發展中所有的紀錄，而且要達成提昇社會文化水準的理想。這與我國自民國28(1939)年教育部公布「修正圖書館規程」，所規定「圖書館（儲集各種圖書與地方文獻，供眾閱覽）並得舉辦各種社會教育事業，以提高文化水準」，迄今現行圖書館法令仍採行者相同。然而長久以來，美國公共圖書館界認為面對民眾閱讀的品味，要「提高文化水準」是頗為困難的。公共圖書館對文化的定義，除了「保存歷史傳承紀錄」、「保存文化遺產」外，很難具體說明文化的角色。如以培養民眾「審美、鑑賞」為文化功能，若與博物館或美術館相較，顯然功能不是非常顯著。圖書館界惟有將圖書館資訊與教育功能，視為履行公共圖書館文化（傳播）的角色，圖書館員始能清楚定義文化的功能。

1870年末期，美國公共圖書館開始提供休閒性讀物，特別是小說，冀求有助於教育目標的達成；但是並未形成主流，及至1950年代電視及平裝書出現，

民眾可在家中看電視，也可輕易的取得小說讀物，此種休閒角色已不再強調。

美國早期公共圖書館的首要任務，仍是教育的，1880年代末期開始形成「公共圖書館是民眾大學」，以提供平等教育機會，支援正規教育為理念。波士頓公共圖書館成立的目的，在提供成人透過自我持續學習的管道，基於1.成人能無限制自我提升；2.書是主要的教育工具；3.大部分成人無能力買書，但需要透過閱讀來繼續接收教育。

儘管有人質疑公共圖書館教育目標是否達成？但是教育民眾的目標始終沒有改變。即使公共圖書館其他功能的擴張，但也是為了達到教育目標。例如1920年代公共圖書館的主要角色是發揮公共圖書館成人教育的功能；1930年代即使逢經濟蕭條時期仍以為以提供教育性服務遠較休閒性更能為民眾認同；1960年代因學生對圖書館使用率增加，公共圖書館強調提供參考及資訊服務；1970年代公共圖書館的主要角色成為「社區資訊中

心」提供資訊及轉介服務（I & R）。美國自1970年至1979年強調公共圖書館資訊的功能，公共圖書館目標在1.為所有人提供服務；2.提供資訊服務；3.提供成人教育及繼續教育。

1980年代美國公共圖書館協會出版「公共圖書館規劃程序」及「公共圖書館評鑑」，提倡透過行銷以增加公共圖書館的使用者體認，提供繼續教育的機會才是有效的行銷策略。公共圖書館惟有瞭解社會民眾的需要，再選擇角色扮演的優先順序，提昇使用率，始能真正發揮現代社會應有的功能。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圖書文獻的媒體是紙張印刷術的圖書；大戰結束後，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紀錄知識和資訊的符號、媒體及方式（手段），均有顯著不同，圖書館除繼續收集印刷型圖書資料外，也收藏縮影（微）資料、視聽資料，隨著電腦及網路的發達，又有了電子化資料，圖書文獻媒體多樣化，圖書館業務自動化、數位化及網路化。它不僅提供以卷、冊為單位的圖書資料，而且對文獻進入深入的加工，滿足讀者對篇章、摘要、數據、圖表等知識單元的需求。處在資訊時代的公共圖書館發展戰略為何？戰略目標體系的主要內容之一即是功能設計。

傳播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礎，圖書館即產生於這種人類保存傳遞信息本能。人類傳播歷史可分為口頭、手（書）寫、印刷及電子傳播，各種傳播媒體雖依次出現，但並不互相排斥，前後相迭，每種傳播都是從開始一直延續到現在。但新傳播媒體的產生又重大的促進人類傳播活動的擴展。一種優質高速、準確便捷的主導性傳播媒體的出現，是人類傳播史和文明史上劃時代的大事，具有不可估計預測的意義。因此，邁向廿一世紀，公共圖書館的功能趨向是多樣化和綜合化，不但更充分地發揮教育傳統功能的作用，而且更應該不斷地調整服務範圍，擴大圖書館。在發展生產資訊產品、提高國家競爭力、傳播知識和文獻資訊等方面的功能，如1. 面向社會各行業的諮詢，提供智庫服務；2. 建立與資訊服務相關市場（資訊產品商品化）；3. 開展社會教育和普及文化知識。未來社會將為圖書館開展終身學習，繼續教育更為廣闊的市場。公共圖書館應作轉型準備工作——業務自動化、資訊網路化、資訊交流國際化、設備現代化、人員專業化。公共圖書館提供免費傳統服務，進一步提供有償的資訊服務。

## 參考書目

1. 宋建成，中華圖書館協會（臺北：臺灣育英社，民國69年），頁6-9。
2. 宋建成，清代圖書館事業發展史（臺北：撰者，民國61年）頁87-100。
3. 程亞男，圖書館與社會（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年），頁55-61；204-208。
4. 劉國鈞，中國古代書籍史話（香港：中華書局，1972年），頁8-9；13-14。
5. 譚迪昭，圖書館學基礎知識（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38-39。
6. 朱偉華，「世紀之交我國公共圖書館事業價值定位與戰略思考」見杜克主編，中國圖書館發展戰略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年），頁62-63。
7. 葉乃靜，「公共圖書館現代社會功能之研究：以臺北市立圖書館稻香分館為例（上）」，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第32卷第3期（spring 1995），頁334-341。